

我不愿母仪四方，不愿长乐未央，只愿与你相遇在新的轮回里，
用我三生烟火，换你一世迷离……

用我三生烟火， 换你一世迷离

YUNSHAO
CHANGE
颜初妆◎著



YZLI0890146608

文匯出版社

用我三生烟火，
换你一世迷离。



YZLI0890145508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用我三生烟火，换你一世迷离 / 颜初妆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2.1
ISBN 978-7-5496-0316-9

I. ①用… II. ①颜…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11986号

用我三生烟火，换你一世迷离

作 者 / 颜初妆

责任编辑 / 若晨

特约编辑 / 何静妍

封面装帧 / 姚姚工作室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北京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年1月第1版

印 次 /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210千字

印 张 / 16

ISBN 978-7-5496-0316-9

定 价：29.80元



001	第一章／绣帘开，倾城之色为谁怜
009	第二章／歌倚楼，相逢一醉是前缘
017	第三章／登瑶台，长得君王带笑看
025	第四章／官闾深，山雨欲来暗惊心
033	第五章／玉壶转，愿逐月华流照君
041	第六章／蛾眉妒，别有幽愁暗恨生
050	第七章／香盈袖，为君谈笑净胡尘
060	第八章／金钗堕，风波不信菱枝弱
067	第九章／重刑施，荆棘满怀天未明
074	第十章／人初静，谁怜我为黄花病
082	第十一章／梦初醒，错教人恨五更风
089	第十二章／盥连心，长河渐落晓星沉
097	第十三章／婚典盛，千里佳期难再同
102	第十四章／待香衾，从此萧郎是路人
108	第十五章／前缘尽，樽前忽有断肠人
115	第十六章／前尘落，梦里不知身是客
122	第十七章／恩怨纷，鸳鸯瓦冷霜华重



128	第十八章 / 千行泪, 报答平生未展眉
136	第十九章 / 计连环, 重重帘幕密遮灯
145	第二十章 / 长相忆, 犹恐相逢是梦中
152	第二十一章 / 罪欲加, 长门灯暗数声来
159	第二十二章 / 夜未央, 红妆玉箸下成行
168	第二十三章 / 计和亲, 环佩空归月夜魂
174	第二十四章 / 佳人舞, 一曲菱歌敌万金
182	第二十五章 / 费思量, 卧听南宫清漏长
189	第二十六章 / 机关尽, 花落黄昏空掩门
199	第二十七章 / 风乍起, 边尘缭乱暗云涌
208	第二十八章 / 夜探营, 绿珠垂泪泪沾巾
219	第二十九章 / 怒冲冠, 不教胡马度阴山
227	第三十章 / 擎利剑, 辞君一夜取楼兰
233	第三十一章 / 终不悔, 还君明珠双泪垂
239	第三十二章 / 封后典, 满目山河空念远
249	尾 声 / 宁负天下不负卿

第一章

YUNSHAOCHANGGE

绣帘开，
倾城之色为谁怜



凉夏国的帝都云韶城，坐落在苍旻泽之滨，青霓渊之南。越过西北边界高达千仞的云韶帝阙，便是若羌国，那里有一望无垠的羌零草原。

这座自建成以来从未被外族铁骑攻破的城池，由百年来最富盛名的能工巧匠轩辕钦亲自督建。相传，凉夏国开国君主尊御大帝在选定云韶为都后，有仙人入梦，赐其鎏金云锦并上绣都城营造图样。云韶帝都乃顺承天意而建，千秋万代，固若金汤。

凉夏子民对于云韶城的信仰，并非来自于帝都的众多传说，而是他们口耳相传的“凉夏三宝”。那便是云韶宫阙下香火不绝的阆苑神庙，皇宫内一年一度盛放的优昙花“云韶”，以及凉夏帝国的一代名将——镇远侯舒君皓。

话说这镇远侯府凭借舒侯爷的声名威望，几乎成了云韶城中最幽静的地方。虽然没有重兵把守，也并非重门深锁，但所有客人如果不提前十天半月送上拜帖，便绝不敢贸然登堂入室。

承宣七年夏日的一天，却有一位雪青色短打装扮的女子，骑着一匹黑马风驰电掣，直奔镇远侯府而来。

还没到舒府门口，那女子便匆匆翻身下马，将缰绳一抛，风风火火地奔入大门。门口侍立的家丁也并不阻拦，只是一面去牵马，一面扬声提醒道：“我们二小姐这会儿在西边的缀锦阁，可别走岔了道！”

舒府缀锦阁中端坐着一位年轻女子，正是镇远侯舒君皓的小女儿，舒如

倾。这个身穿一袭月白色烟纱裙的女子，此时正握着一支碧玉簪，在一方琉璃花樽里缓缓搅动。只见她凝神向樽中看了片刻，然后轻伸玉手，从桌上的药箱中抓起几味药投进樽中，喃喃自语道：“再加一些决明子和香附，这味药就要配成了。”

说话间，雪青短打的女子便如一阵风般卷进了门，开口便喊：“舒如倾，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儿对着你的药罐子，安坐如山？太常丞已经颁布了三道选秀的御旨，很快就要有一大批秀女入宫参选，这几天，整个云韶城可都闹翻天了！”

如倾并不抬头，仍是专心搅着琉璃樽中的药液，口里淡淡地应道：“这么大的人了，还是这样大惊小怪的性子，选秀本来就是三年一度板上钉钉的事儿，只是因为皇上专心政事，才把三年前的选秀推迟到了现在。这又不是什么天下奇闻，也值得你特地跑来说一回？”

“你仔细想想，皇上登基后只有一次选秀，上次和这次又相隔了六年”，沈冷袖一边在如倾对面坐下，一边掰着手指，“这次选秀的消息一传出，可不知有多少鬼迷心窍的女子挖空心思讨皇上喜欢，恨不得一朝飞上枝头。”

如倾笑道：“皇上看惯了那些后宫中的软玉温香、莺莺燕燕，想必早已腻烦得不得了，说不定像你这样舞刀弄枪的女子，倒是更合他的眼缘呢。”

冷袖眉尖紧蹙，忍不住又抬高了声音：“你不是不知道我的脾气，谁稀罕去那不见天日的地方，和那么多女人抢一个男人？明明都是好人家的女儿，偏偏要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就算是当了皇后，也还要自称为臣妾。你听听，先为人臣，后为人妾，可有什么意思！”

如倾不禁抿嘴微笑，摇头道：“你呀，从小到大都是这么口无遮拦，偏偏我又爱听你这疯丫头说话。这些话也就只在我面前讲讲，千万别到处由着性子混说。你既是这样想，我便让轻妆做一张人皮面具送你，你戴着去参选就好。”她一面说，一面笑着伸出手指刮了一下冷袖的脸颊，“只是啊，却可惜了你这副天生的好皮囊。”

冷袖早已把桌上的什锦点心盒端至面前，连吃了几块糖蒸酥酪，这才开口道：“罢了罢了，何苦说这些轻巧话奚落我。谁不知道你们舒家养了两个天仙似的女儿，恨不得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若是你往皇上面前一站，只怕才真要六宫粉黛无颜色呢。”

“自凉夏开朝以来，就没有一族中两个女子共同侍奉皇上的先例，几乎是个不成文的规矩。我已有个姐姐在宫中为妃，就断没有再入宫的道理。就是去选秀，也不过是走个过场罢了。”如倾笑着端过一盘松瓤鹅油卷来，摆在狼吞虎咽的冷袖面前。

冷袖嘴里塞着各种糕点，含糊不清地说：“依我看，竟连走这个过场也不必。横竖你也到了出阁的年纪，让我哥哥挑个日子下聘，早点嫁到我们沈家算了。”

如倾顿时飞红了脸颊，她垂下眼睑，继续搅动面前玻璃樽里的液体，直到它们凝成均匀的蓝色，才开口道：“你瞧，传说中的子午拘魂露，我娘留下的药典里都写着无药可解，我在你哥哥拿来的古书里找到了解药的方子，这就要配好了。”

冷袖探身过去，看了看如倾手中的解药，撇嘴道：“都说虎父无犬子，你身为镇远侯之后，却整天只会鼓捣这些瓶瓶罐罐的，我若是舒大将军，肯定都要愁死了。”

作为凉夏国最富盛名的将领，舒君皓十二岁入光禄勋，十五岁授殄虏护军，十九岁时临危受命，初次领兵便大败若羌，力挽狂澜。此后数年镇守边关的戎马生涯中，他七战七捷，接连收复失地，一路晋封为位列三公的辅国大将军，撑起了凉夏国的半壁江山。

景佑十年，舒大将军单枪匹马杀入重围，将若羌国国主贺兰协律挟持回营，与其订立了举世闻名的“贺兰之约”。两人歃血为盟，约定在贺兰协律有生之年，若羌大军不过羌零草原。从此，两国边境至今不闻硝烟。

而这位未满三十岁便战功赫赫的将领，却在第二年班师回都后，被先帝赐封为镇远侯，从此挂印封剑，解甲隐居，至今已将近十年。但凉夏国的百姓无一例外地相信，只凭舒侯爷的名号，便能令任何进犯者闻风丧胆。

舒侯爷虽然文武双全，位极人臣，但却膝下无子，只有两个女儿。他曾有一位生平至爱的美妾，那便是如倾的生母蓝湮。传说她容貌倾城，风华绝代，曾跟随舒家军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却在随夫君回帝都不久后，突然撒手人寰。人们纷纷传言，蓝湮的暴病身亡便是舒君皓心灰意冷、执意隐退的原因。

舒家的大小姐如娉则是舒君皓的结发妻子陆氏所出。当年舒君皓与陆氏完

婚两个月后便临危受命，领兵征战若羌国，十年后再度回到云韶城，才第一次见到已经出落得眉目如画的女儿如娉。如娉在承宣元年入宫，因其贤良淑德，深得君心，虽无所出，却已被赐号为“嫔”，册为从二品昭仪。

如倾自幼和姐姐感情甚笃，此时与冷袖聊及宫中是非，不免又惦念起如娉的境况，便对身旁的侍女吩咐道：“轻妆，你这就去跟爹爹说，让他快遣人进宫问候姐姐，看她最近可好。”

侍女宛然一笑，露出两个浅浅梨涡，轻声说：“小姐，你又认错人了，我是浅澈，不是轻妆。”

如倾以手覆额，自嘲地笑道：“这都怪爹爹，把一对孪生姊妹放在我身边，害得我从小到大一直分不清楚，糊里糊涂地老叫错你们的名字。”

话音未落，冷袖和浅澈便已笑得前仰后合。此时，偏厅的房门忽然又被推开，那位名叫轻妆的女孩出现在门口，草草施了一礼，匆忙禀告道：“小姐，宫中差人送来音讯，说昭仪娘娘身染微恙，老爷夫人请小姐快去正厅，商议进宫的事宜。”

如倾大惊失色，匆匆与冷袖作别，疾步走向前厅。

如娉入宫六年来，舒夫人常常进宫探望，如倾跟随的次数却屈指可数。舒侯爷虽然平日对如倾疼爱备至，但在如倾要进宫看姐姐时，无论她如何撒娇耍赖，都会以正庶长幼有别为由严加制止。唯有两年前如娉意外小产，舒侯爷才准许如倾入宫探视，忙乱中仍不忘立了规矩，要如倾万万不可随意在宫中走动，更不可在帝后跟前露面，以免冲撞天威，冒犯龙颜。

此番如娉却特地命传讯宦官邀妹妹入宫，舒侯爷只得让如倾在次日未时跟随舒夫人入宫。如倾对此自然丝毫不敢怠慢。她深知姐姐虽然寡言少语，却从小就在衣着服饰上处处留心，自己更不能不加修饰便贸然入宫，在宫里的奴才面前堕了姐姐的颜面。因此第二天一大清早，如倾便起床梳妆打扮。

当沈冷袖和兄长沈醉墨踏进舒府时，眼前便是这般美人晨妆的旖旎场面：

缀锦阁的正中央摆放着一架纱照屏，左边站着手捧菱花镜的浅澈，右边是端着七层梳妆匣的轻妆。屏风前是堆着各色锦绣绫罗的紫檀矮足短榻，如倾则微蹙着眉尖，懒懒地倚着一只玛瑙靠枕，翻看着榻上堆放的各色新装。

冷袖见状笑道：“像你这样挑下去，可真不知要挑到何年何月了，榻上这

一大堆花花绿绿，难道就没有一件入得了你的法眼？”

如倾是打小便和沈家兄妹嬉闹惯了的，此时也并不拘礼，依旧坐在榻上，伸手指点道：“你们看，这件藕荷色的长衫，穿上简直像个小丫鬟。那条银红色的披帛，活生生是勾栏里唱曲儿的打扮。好不容易选出身上这件衣裳，大娘又说姐姐正病着，穿这么素净的颜色不合适，我自然不能犯了她的忌讳。”

冷袖在衣服堆里翻了翻，挑拣出一件木兰青色如意云纹衫，举到如倾面前。如倾仍是不住摇头：“这件倒是别致，可是姐姐最不喜欢青色了，我可不能穿去招她厌烦。”

一旁沉吟不语的沈醉墨忽然开口，声音轻柔如风：“依我看，那两件就很好。”

如倾顺着他的视线看去，一条烟紫色瑞锦罗裙和一件月白蝶纹绡纱外裳映入眼帘。浅澈和轻妆见状，连忙把这两件衣裳小心捧好，准备伺候小姐更衣换装。冷袖也胡乱抓了几条腰带和丝绦，赶忙跟去凑热闹。

只剩下沈醉墨站在原地，望着如倾在三个女子的簇拥下走进内室。他的眼神中映着层层叠叠的回忆，仿佛是回到了十几年前在军营中初见如倾的时候。那时他牵着冷袖站在娘亲身旁，望着几个奶娘和丫鬟抱着一个粉雕玉琢的女婴走来。娘亲微笑着告诉他们，那是舒伯伯家的如倾妹妹。

当年裹在襁褓中的如倾，五官的轮廓尚不清晰，他只记住了那一双黑白分明的眸子，明如秋水，灿若晨星。

那么多的岁月悄然流逝，他们从金戈铁马的沙场回到了喧闹繁华的云韶城，他的父母也已经从殉国而亡的英雄变成了记忆中模糊的身影，唯有如倾的这双眼眸，依然是初见时的模样。

只有她，才会微微侧着头，用那样的眼神凝视着他，仿佛普天下的水，都在她的眼中流淌。只有她的身上，有那样与生俱来的让人欲醉的奇香。也只有她，会称呼他那个早已被锁在往昔的名字——

“清嘉哥哥。”穿戴停当的如倾绕过屏风，站在不远处，怯生生地唤他。

收回思绪的沈醉墨发现他的妹妹和两个古灵精怪的丫头都已经从内室通道直接离去，只有如倾站在他的面前，脸上只淡淡扫了一层脂粉，紫色和白色的衣裙更衬得她眉如远山，眼横秋水。她抬手抿了抿鬓角，略显不安地问：“清嘉哥哥，你看，我的头发乱么？”

沈醉墨伸手挽了挽她耳后的碎发，轻声道：“你的头发梳得很好，眉毛倒是应该描一描了，不如我为你画一个却月眉，可好？”

如倾不禁赧然，作势施礼道：“霜翎少侯这般客气，小女子可万万担待不起。我听冷袖说，云韶城中早有传言，‘生女若得嫁沈郎，布裙荆钗又何妨？’让举国女子心中的如意郎君为我画眉，可真真要折煞了如倾呢。”

听到如倾拿自己打趣，沈醉墨展颜一笑，他的长相本就俊美无匹，笑起来更是让人如沐春风。只听他缓缓说道：“倾儿，这些蝇头虚名，我自然是从未放在心上。”

“倾儿知道你不计浮名，胸怀大志，一定会出将入相，兼济天下。”如倾带着促狭的笑意说道，“只是自古江山美人，不可兼得。清嘉哥哥至今未娶，可也是抱着‘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念头？”

舒家与沈家本为世交，沈醉墨的父母在世时便已同舒侯爷商定醉墨与如倾的婚事。虽然如倾年纪尚幼，醉墨功业未成，还未曾向世人公布，但两府中人对这桩亲事俱已心知肚明。

此时如倾笑意盈盈地说出这番话来，不过是半撒娇、半试探的玩笑之语，沈醉墨深深看她一眼，并未应答，只是向前一步，从袖中拈出一支白玉簪，郑重地插进如倾发间。

午后进宫觐见时，舒夫人对这支簪子不住赞叹：“醉墨那个孩子，不但能文能武，且又进退得宜，更难得的是对如倾这般上心。这支簪子玉质上佳，做工精致，看似样式寻常，却衬得如倾越发出众。”

满头珠翠的舒如娉拨弄着手上的镂金护甲，淡淡地笑道：“妹妹年纪轻轻，便出落得这般美貌，又精通琴棋书画、医术药理，难怪这般人见人爱。不但父亲视若掌珠，霜翎侯和他夫人在世时，也是对她青睐有加，恨不得她一出生就许了亲事呢。”

“姐姐又拿倾儿取笑了，”如倾边说边回过身，拿出一只青花脉枕，“姐姐的病这么快便大有起色，真是吉人天相。我难得进宫一回，不如再帮姐姐请脉吧。”

如娉还未答话，在一旁倒茶的宫女朝岚便抢先说道：“昭仪娘娘自打生病，皇上便打发了好几个御医来瞧。他们每天要往我们宁华宫跑七八遍，轮着

番儿地请脉问安，娘娘别说要静养了，成日里打发御医都打发不清。如今娘娘还未痊愈，还是不要劳动了吧。”

“都是我把丫头们惯坏了，一个个都是这么贫嘴贱舌的，妹妹可不要见怪。”如娉笑道。

舒夫人亲热地拍拍如倾的肩，也笑了起来：“这丫头也是一心护着主子的意思，倾儿又怎么会怪罪呢。我们倾儿最会体贴人了，怨不得这么招人疼。何况又是打小没娘的孩子，怪可怜的。别说侯爷了，连我也是心疼的不得了，只把倾儿当作是亲生女儿一样呢。”

提起早逝的娘亲，如倾便微微红了眼眶，如娉察颜观色，连忙岔开话题道：“妹妹已经用过晚膳，左右无事，不如拿着我的令牌，去惜颜塔看看花儿吧。以往都是端遥皇后带领后宫妃嫔一同去拜祭云韶花神，如今皇后凤体染恙，后宫内应该少有人会踏进惜颜塔。算来现在正值花期，若是妹妹能遇上云韶花开，也算是喜事一桩呢。”

如倾顿时放下了手中的茶盅，惊讶得瞪大了双眼。因为她的姐姐轻描淡写地谈论着的花，是凉夏国所有子民的骄傲，正是传说中象征着凉夏之魂的，云韶优昙。

第二章

YUNSHAOCHANGGE

歌倚楼，
相逢一醉是前缘



惜颜塔是皇宫内最高的建筑，在云韶城的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够看得见它高耸的塔尖。人们虽然看不到塔中供奉的优昙，却依然日复一日地仰望着这座高塔。而此刻的如倾，就置身于这座传奇般的塔内，满怀着好奇与憧憬，步履轻盈地拾级而上。

转过最后一层台阶，如倾便看到了传说中的云韶优昙。这株从尊御帝建都之日存活至今的花朵，一向被称为仙人所赐。除了在惜颜塔底层有羽林军守护，顶端的花苑中始终只有它自己静静伫立。这么多年来，它就这样寂寞地活在人们的视线外，却又这样热闹地活在世间的传说里。

如倾转过身，凭栏远眺，整个云韶城尽收眼底，甚至可以看到远方若隐若现的云韶帝阙和苍旻泽上方缓缓升腾的雾气。她的心中被难以名状的快乐填满，想要放声歌唱。

或许没有人可以像如倾这般幸运，父亲的文韬武略和母亲的绝代风华在她的血液中流淌，让她生来便笼罩着一层无人可以忽视的夺目光芒。那位名动帝都、才华绝艳的霜翎少侯，几乎从她出生那天起，便注定成为守护她终生的良人。而这株如神祇一般只存在于人们传说中的云韶优昙，此刻也就静立在她的身边。这是何等美好的事情啊！

如倾抬起手抚了抚头上那支白玉簪，随即曼声唱道：

“人生百年有几？

念良辰美景，休放虚过。

穷通前定，何用苦张罗；

命友邀宾玩赏，对芳樽，浅酌低歌……”

一曲尚未唱完，如倾的背后却有一个带着几分醉意的声音响起，道出了最后一句歌词：“且酩酊，任他两轮日月，来往如梭。”

如倾大惊失色，连忙转过头来，站在她面前的男子戴着青铜面具，穿着做工考究的莲青色长衫，虽看不见容貌，却有一番渊岳峙的气度，似非居于人下之人。

“奴家是宫中嫔昭仪的妹妹，今日随母亲进宫觐见，因素闻云韶优昙之名，特来此观赏，无意冲撞了阁下，还请恕罪。”如倾敛衽施礼，不卑不亢地说道。

对面的男子沉默片刻，这才答道：“姑娘不必如此拘礼，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卫头领罢了，带着兄弟们在塔下守卫了数年，以往却从未上来看一看，未免觉得遗憾。”

如倾微微颌首：“近水楼台先得月，也是理所当然。那么阁下便在此尽兴欣赏，小女子先行告退了。”说着，她向前迈了一步，走出了栏前的阴影。

月光如水，照耀着如倾的雅容韶颜。面具后的男子有一瞬间的失神，而后朗声道：“姑娘既是嫔昭仪的妹妹，必定是舒侯爷的小女儿。听闻小舒小姐在军营里出生，在马背上长大，虽然生为女儿身，却最是光风霁月，不愧为将门之后。你我今日在此相见，也算有缘。既是如此，又何必拘那些俗礼。”说着，他举起手中的酒壶与酒杯，“况且你既非后宫妃嫔，我也无达官显位，对此明月清风，百年优昙，一同小酌一杯，又有何妨？”

如倾自幼与沈冷袖厮混在一起，不免沾染了几分视礼教如粪土的性子，平日却始终循规蹈矩，丝毫不曾行差踏错。此时她听了这男子的一席话，却不自觉停住了脚步，悄悄摸一摸袖子里一应俱全的解酒药、解毒药，向那男子展颜一笑道：“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喝酒便喝酒，我还会怕你不成？”

两人便在优昙旁席地而坐，推杯换盏。一杯酒下肚后，如倾好奇地问道：“你随身带着美酒，来这里自斟自饮，难道是有什么烦闷之事？”

隔了许久，男子清朗的声音才从面具后传来：“我的结发妻子近年来身染重病，前几日医生说她身子太弱，已然无药可治。她很贤淑温婉，待我也极好，我却只是奉父母之命娶她，从未对她真心相待。如今我已悔之晚矣，即便想要弥补，也是来日无多。”

男子的语气很平静，仿佛在讲述他人的故事，但能够听得出，他在竭力克制自己的悔恨与哀伤。如倾沉默片刻，忽然开口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你知道关于云韶优昙的传说么？”

“传说这株优昙是仙人赐予凉夏国，故而指帝都云韶城为名。它的全名叫优昙钵罗花，意思是祥瑞灵异之花。”男子不假思索地回答，“这种花本来生长在昆仑之虚，仙人把它赐予凡间，是为了让我辈俗人了悟禅意。《法华经》有云，‘佛告舍利弗，如是妙法，如优昙花，时一现耳’。”

如倾摇了摇头，轻声道：“我三岁的时候，听娘亲讲过一个不一样的传说呢。据说昙花原是一位花神，她爱上了每天给她浇水的少年。后来此事被玉帝得知，玉帝将花神贬为每年只开一瞬间的昙花，不让她再和情郎相见，还把那少年送去出家，赐名韦陀，让他忘记前尘，忘记花神。”

“多年过去了，韦陀果然忘了花神，潜心习佛，渐有所成。但花神却怎么也忘不了那个曾经照顾她的少年，她知道每年暮春时分，韦陀总要下山来为佛祖采集朝露煎茶，所以就选择在那个时候开放。她把集聚了整整一年的美丽绽放在那一瞬间，希望韦陀能回头看她一眼。韦陀一年年的下山采集朝露，昙花一年年的默默绽放，韦陀却始终没有记起她。”

男子端起酒壶，喝了一大口酒，没有开口说话，似乎在等着如倾继续说下去。

如倾并不看他，只是望着昙花，接着说道：“感情不在乎是一生一世还是瞬间，重要的是，是否是真感情。你和你的妻子，就算无法做到一生一世，瞬间的真情也足以温暖她的余生。感情在任何时候设法弥补，都不会嫌晚。就像韦陀，他需要做的，其实只是回头，看那株昙花一眼。”

话音落后，两人都没有再说话，只有淡淡的酒香和如倾身上与生俱来的奇异香气在惜颜塔间流转。

良久，酒意醺然的男子站起身来，用手指敲打着酒杯，击节而歌：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